

新
唐
書

二六

附

卷

目

一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李書事郎元集賢殿脩撰吳祁奉

敕撰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爲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猷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

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傳國無絕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閒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沫幽求於封州暉於峯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柳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

環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官
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爲苑摠監會討韋氏難紹京
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
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與劉幽求等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
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玄宗
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與幽求
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
奪階封再遷温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
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
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
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
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

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時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
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
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
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
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
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晔私謁臨淄王以自
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
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
罷政事爲婺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
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
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懼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
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
業可爲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懼帝納

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會
帝誕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
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
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
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
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
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
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
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
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爲魏元
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
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
言廢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蜀調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

安平縣侯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爲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諡曰襄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即與周瑒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閒游獵韋杜間急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暉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

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何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弑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暉謀先事誅之

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義實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帛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母賜資接足羣臣不能無謏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譎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

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勲至天寶時爲舊臣性
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
闔門三百口旣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吏酋豪
飲詭博博藏鉤爲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
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首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留落爲慊
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
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
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
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
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太
平之誅張暉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三百進京兆尹入
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
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
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暉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

唐書列傳四十五
綵乘駟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饌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榮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簾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

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揔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佑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二萬牛羊皆數倍時苧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帝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黠僮千口爲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旣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及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忤意即侮詈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邑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

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灤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貶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游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游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

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唐書一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直學士郭景祥撰吳祁奉
敘撰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乂不調整屋人江融曉
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
陽官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
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
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其射能穿札
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
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
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
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
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
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羞貧賤者難